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religious scene. In the center, a bearded man with long hair, wearing a white and gold robe, sits on a throne. He has a large, glowing golden halo. He is surrounded by several other figures, also with glowing halos, who appear to be in a state of prayer or devotion. The setting is a dark, forested area with large, dark leaves and a misty atmosphere.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greens, browns, and the bright gold of the halos and the central figure's robe.

# DIABLO®

VESSEL OF HATRED™

當阿卡拉特  
來到納漢圖之時

短篇故事作者：  
MATTHEW J. KIRBY

作者

MATTHEW J. KIRBY

插畫

RICHARD ANDERSON

編輯

CHLOE FRABONI

美術設計總監

COREY PETERSCHMIDT

劇情顧問

IAN LANDA-BEAVERS

創意顧問

NICK CHILANØ, GABRIEL LING, DAVID LØMELI,  
ELENI RIVERA-CØLØN, DAVID RØDRIGUEZ

製作

BRIANNE MESSINA, AMBER PRØUE-THIBØDEAU,  
CARLØS RENTA

特別感謝

RØD FERGUSSØN

譯文

譯者，張仕庚



©2024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和 Blizzard Entertainment 商標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出版：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本故事純屬虛構。所有名稱、人物、地方和事件皆為作者或繪者杜撰，如和現實人物、古人、商業設施、事件、場址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有限公司無權控制作者和第三方網站的內容，亦不擔保任何責任。

# 當阿卡拉特來到納漢圖之時

阿卡拉特與狼的傳奇從此開始。

只有遊走生死交界的人才知曉故事的實情。那是我們的歷史。由我們的先人代代相傳，由阿卡拉特的忠實門徒親眼見證的故事。故事在納漢圖的魂靈師之間口耳相傳，不分叢林的安巴魯族和平原的特干澤族，大家都傳承了同樣的智慧。許多人早已遺忘這個故事，讓有機可乘的邪惡分子為了自尊和野心扭曲其中的寓意。

仔細聽，納漢圖之子。仔細聽，聖休亞瑞的一切後裔。聆聽阿卡拉特的真實故事。聽吧，自詡高人一等的聖光信徒、違背阿卡拉特意願的反賊。聽吧，鋪陳聖光坦途、卻又假奉阿卡拉特的名義圖謀私利的毛賊。聽取真相，不受待見的僕從，莫讓憎恨吞噬你的心靈。

當阿卡拉特來到納漢圖之時，並沒有引起轟動。他走在庫拉斯特的街道上，雖然沒有垃圾朝他飛來，但同樣沒有讚揚的歡聲笑語對他示好。根本沒有人期待他的到來。所有預言都不曾提及這個名字。就算真有這麼一個預言，當時也沒有人相信，因為在那個時代，納漢圖的人民已心如死灰。一場疾病肆虐大地。茂密的叢林和富饒的平原相繼淪陷。飛禽走獸愈發兇猛。這場腐化根深蒂固，如同潰傷般不斷惡化蔓

延。隨著災疫的種子萌芽，腐敗的大地化為毒害的溫床。就連最溫馴的動物也在荒疫的影響下變得嗜血。紅樹林凋敝變質，大平原焦灼不毛。納漢圖彷彿遭到了詛咒，人民飽受摧殘，挨餓絕望。

許多安巴魯人逃離這場浩劫，前往遙遠陌生的異地避難。出海的難民之中包括阿卡拉特的母親，後來她到了仙塞與當地人結合，生下了阿卡拉特。因此他來到納漢圖，也算是某種層面上的葉落歸根。

跟著他的還有慈悲為懷的伊絲維特，也就是當今人稱阿卡拉特的頭號門徒。兩人之間有著長年的交情，自幼便情同手足。當阿卡拉特離開仙塞時，伊絲維特二話不說打包跟上，此後更是一路奉陪來到卡基斯坦，足見兩人感情之深厚。與阿卡拉特和伊絲維特一同結伴前往納漢圖的還有另外三人：地圖繪師艾達文、聰慧的伊斯塔貝拉和頑固的古伊拉。

五人一起跨越了壯闊的艾金鐵克河，卡基斯坦的沙漠景色逐漸變成草木叢生的納漢圖。隨著小船緩緩靠岸，水面開始變得混濁不清，發出刺鼻惡臭，仿佛像是被暗影和血液浸染了一樣。阿卡拉特手中握著一塊小玉雕，那是他從仙塞帶走的少數幾件物品之一。翠玉在深邃的叢林和斜陽對比之下顯得稍微黯淡，他將雕像緊緊握在胸前。

「師尊？」艾達文開口道。

阿卡拉特以不厭其煩的口吻回應。「說過好多次了，艾達文。我不是什麼『師尊』。你我都是追尋聖光的同路人。」

艾達文搖搖頭。「這個自然。請原諒我，師尊。」

阿卡拉特嘆了一口氣，望向他的門徒。「有問題就問吧。」

「您手裡拿著的是什麼？」

船上的其他人停下手中船槳，不發一語。伊斯塔貝拉老

早就想問這塊玉雕的事了，古伊拉同樣也是，但兩人都不敢唐突冒犯。伊絲維特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不過她想要看看阿卡拉特怎麼回答。

「這是我母親的東西。」阿卡拉特終於說道。「離開仙塞後，我時刻將玉雕帶在身上，希望有朝一日能以這種形式將我母親帶回故鄉。」他的目光投向沼澤。「現在我人來了，卻才明白自己並不希望母親目睹這裡發生的一切。」

「疾病在叢林裡蔓延。」伊斯塔貝拉說道。「卡爾蒂姆的市井都在流傳。說是這裡的居民自作自受，所以才遭到詛咒。我一直認為這都不過是無知的迷信罷了。」

「恐怕你說的沒錯。」伊絲維特說道。「我父親常說迷信的人不去怪疾病，反而怪起生病的人。」

「一針見血。」阿卡拉特一邊說著，一邊將玉雕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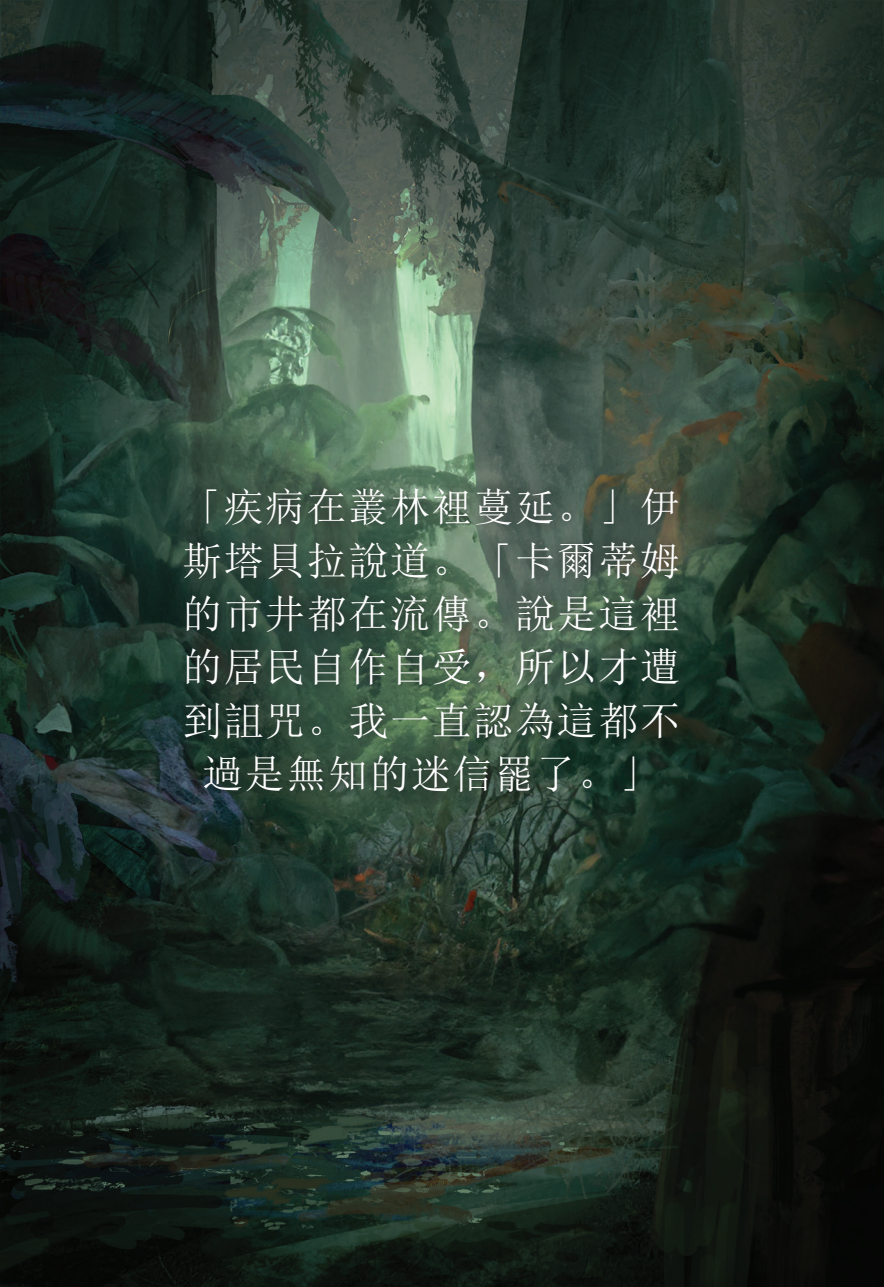
小船停在岸邊，眾人紛紛走下。門徒們前腳還沒踏進沼地，心中已經萌生了怯意。一道令人窒息的瘴氣鋪天蓋地襲來，他們每吸一口氣仿佛都要將心臟給活生生擠出來似地。一行人逐漸感到體力不支，心頭上有一股重擔揮之不去，整座叢林都在抗拒他們到來。眾人如陷泥淖，一個個垂頭喪氣。唯有阿卡拉特仍昂首闊步走在前方。門徒們試圖跟上，奈何實在是窒礙難行。

阿卡拉特注意到了他們的煎熬。他見到了他們舉步維艱的窘態。於是他示意他們停下。他坐在一根腐木上，接著脫下鞋子，令門徒一頭霧水。「一個村子裡做醫生的，手能不沾血嗎？」他問。

門徒們瞄了瞄彼此，異口同聲答道：「不能。」

「確實。」阿卡拉特微笑道。「這樣的人想必醫術不怎麼高明。我不會信任一個雙手乾乾淨淨的醫生。」說著說著他站起身來，光著腳走進骯髒的爛泥中，門徒們見狀大驚失色。「一名醫生想要縫合傷口、清理創傷、減緩高燒和染疫症狀，勢必得接觸病源。我還不清楚是什麼樣的邪惡肆虐這



A dark, atmospheric illustration of a dense jungle. The scene is dominated by deep greens and dark blues, with a path leading through thick foliage and trees. The lighting is dim, creating a mysterious and somewhat ominous mood. The text is overlaid in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疾病在叢林裡蔓延。」伊斯塔貝拉說道。「卡爾蒂姆的市井都在流傳。說是這裡的居民自作自受，所以才遭到詛咒。我一直認為這都不過是無知的迷信罷了。」

片大地，但我想起伊絲維特父親的睿智，還記得這片土壤並不邪惡。」他來回踱步，像個頑童般反覆將腳插進泥土。「每當我的腳底碰觸到聖休亞瑞的土地，都能感受到聖光就在其中。聖光與我同在，就算在這片絕處逆境也是。你們何嘗不是如此。所以一定要用心感受。」

「我可以不要脫鞋嗎？」艾達文問道，惹得眾人忍俊不禁。

「當然可以。」阿卡拉特微笑道。穿著鞋子也不會遮蔽聖光閃耀，聖光本就在我們每個人心中。

門徒們開始靜下心來。他們尋覓心中的光明，藉著那道光輝找到了納漢圖的聖光。他們見到聖光本該像溪水川流不息，但似乎有某種盤根錯節的汙穢堵死了河道。

「你們看見了嗎？」阿卡拉特向門徒問道。「你們明白我們來到此地的原因，還有我們的使命了嗎？」

「明白。」伊斯塔貝拉、艾達文和古伊拉答道。

但伊絲維特卻說：「我感到事有蹊蹺。好像不太對勁。這裡的聖光不太一樣。仿佛一片深不見底的海洋，而我們只是航過表面而已。」

阿卡拉特點頭。「可能因為你父親和我母親一樣，都來自納漢圖，所以我也有同樣的感受。然而我沒辦法參透其中的意涵。從前有許多問題我可以應答如流，但來到此地後恐怕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走吧。」

於是在他的帶領下，一行人深入叢林。他們盡力尋路，但每一條小徑走到最後無一不隱沒在滋長的藤蔓和多變的地形間。沼澤和無法穿行的密林在每一條路的終點等待著，迫使一行人不得不返回原路，另覓途徑。

艾達文一時氣惱，嘟囔著：「乾脆我來畫地圖，省得以後有旅人在這裡迷路。」

「你確實很有本事。」阿卡拉特說道。「但這片土地變化萬千、高深莫測，你恐怕得改個沒完沒了，永遠都畫不

完。」

他們周遭的水面下不時有生物探頭呼氣，隨即一閃即逝。眾人不敢大意，因此躲藏在浮沫底下的大傢伙始終沒有現身，只偶爾激起幾片水花。蚊蠅停在他們的臉和脖子上大快朵頤。大蜘蛛的網在他們頭頂的枝葉間無限延伸。從遙遠的彼方傳來野獸的嚎叫聲，以及獵物臨死前的哀鳴。腳下的土地並不友善，前方道阻且長。門徒們仍然感覺到邪惡的氣息陰魂不散，但聖光支持著他們。納漢圖支持著他們。

太陽很快隱沒在叢林頂冠，夜晚迅速降臨，門徒們從未見過如此純然的黑暗。眼前伸手不見五指。一行人原本期盼能在入夜前找到城鎮或村莊歇腳，心知在荒野中過夜有多麼危險。伊斯塔貝拉點燃火炬供眾人繼續前行，但還沒走多遠，一大群恐怖的齧齒生物突然殺了出來。

這群生物從樹叢間竄出，體型巨大如狗，粗壯的口鼻嘶聲垂涎。

就在牠們的爪牙即將襲向門徒之際，阿卡拉特大喝一聲：「退下！」

他氣魄蓋世，有如聖光加身，畜生們停下腳步不知所措，但惡膽仍在，仍未放棄攻擊。門徒們把握這片刻的空檔，連忙回神應戰。

在過去那段日子裡，艾達文弓不離身。伊斯塔貝拉仍然袖裡藏刀，那是她在遇見阿卡拉特前行竊多年的老習慣了。古伊拉手持法師家族代代相傳的法杖接戰。伊絲維特揮舞著一把前端做成太陽形狀的黃金釘鎚。阿卡拉特施展聖光，拿出焰形劍作戰。畜生們鼓起勇氣發動攻擊，然而眼前的獵物早已做好禦敵準備。艾達文百發百中。伊斯塔貝拉刀若遊龍。古伊拉和伊絲維特連番重擊。阿卡拉特渾身綻放光芒。門徒一行人越戰越勇，但鼠群無窮無盡，眼看就要將他們一舉淹沒。

此時一名勇猛的安巴魯戰士殺入戰局。在他矛尖連點之





戰士輕蔑一笑。「只有蠢蛋  
和惡人才會在入夜後走進叢  
林。」

「我們不是惡人。」阿卡拉  
特說。「但也不敢說自己  
有多聰明就是了。」

下，鼠輩紛紛斃命，本欲茹毛飲血的嚙齒大軍群開始退卻。剩餘的老鼠紛紛遁入黑暗之中。

門徒還來不及感謝安巴魯戰士的救命之恩，這名陌客已經舉矛指向阿卡拉特。「你是什麼東西？」他問道。

門徒趕緊上前救駕，但阿卡拉特只是雲淡風輕地瞥向他們一眼，示意他們冷靜。接著他收劍入鞘，舉起空無一物的雙手。「我的名字叫阿卡拉特。」他說。「我們只是行經此處的旅人。」

戰士輕蔑一笑。「只有蠢蛋和惡人才會在入夜後走進叢林。」

「我們不是惡人。」阿卡拉特說。「但也不敢說自己有多聰明就是了。」

「你光著腳泡在髒水裡，這還不夠明顯嗎。」戰士說道。

阿卡拉特大笑。「那你呢？你不也跑到叢林裡，和我們一樣？你絕對不是惡人，而我看你也不像蠢蛋。」

戰士仍未放下戒心，但阿卡拉特和門徒表露沒有敵意的舉動似乎讓他頗感受用。他收回手上的矛。「我在找我弟弟。他本來今天要从鄰村回來，但遲遲不見他的人影，連個消息也沒有。」

「我們可以幫忙找人。」伊絲維特說。

戰士看著她，流露出驚訝和懷疑的神色。「你為什麼要幫一個陌生人找另一個陌生人？」

伊絲維特答道：「我們對你來說也是陌生人，但你仍然二話不說出手相救。只要有需要，自然會伸出援手。」

「說得好。」那人說道。「你們既然如此仗義，我當然是萬分感激。只是我們恐怕得等到日出才能行動。這裡潛伏著更兇險的生物不得不防，牠們聞到死亡的氣味鐵定會傾巢而出。」

阿卡拉特說：「那麼等到明日天一亮，我們就幫你找

人。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圖賽加。」那人說著，環視起周遭一番血戰後的慘況。「殺死這些可憐的生物真教人難過。在古老的故事中，牠們只吃葉子和草維生。這種動物生性怕羞，性情溫和。都是惡魔種子害牠們發狂的，真是冤枉啊。」

「什麼惡魔種子？」古伊拉問道。

「肆虐納漢圖的憎恨疫病，它不屬於這裡。」圖賽加說道。

「正是如此。」阿卡拉特說著，突然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他總算摸索出宿敵的輪廓了。「這股腐化挾帶著滿滿的憎恨。」

與阿卡拉特心有靈犀的伊絲維特見狀問道：「你在煩惱什麼？」

「沒什麼，你不用擔心。」阿卡拉特說。

接著圖賽加帶領阿卡拉特和眾門徒回到村子，一行人這才得知原來他地位崇高，身兼治療師和領袖的身分。他邀請阿卡拉特和門徒一夥人進屋作客，裡頭存滿了各式各樣的花草根莖，用於熬製療方和藥水。

「看來你懂得不少，也相當有本事。」伊絲維特說道。

「我熬煮的靈藥只能起到輔助治療的效果。」圖賽加答道。

「那主要得靠什麼？」伊絲維特問下去。

「靈魂。」圖賽加對答如流。「如果靈魂破滅，不管我再怎麼救治都是無力回天。」

這番回答令阿卡拉特醍醐灌頂，他相信聖光注定要兩人相遇，而圖賽加日後方才明白這個道理。

翌晨，一行人出發前往叢林尋找圖賽加弟弟的下落。在圖賽加的指點下，眾門徒對納漢圖有了全新的認識。他教導眾人尋找乾燥路徑的訣竅、如何避開無底泥坑，否則行經的時候只要一個不小心便會陷下去，永遠不見天日。他教導眾

人分辨可食用的植物，以及轉眼間要人命的有毒草木、如何聽出野獸的攻擊訊號，避免無意義的衝突。這才是納漢圖真正的樣貌。

「你為什麼要留在這個幾已埋沒的地方？」古伊拉向他問道。

圖賽加思索片刻，這才開口。「因為我還感覺得到這片土地的靈魂，它比惡魔種子還要堅強。」

「我也有同感。」阿卡拉特說。「打從踏入納漢圖叢林的那一刻起，我便有回到家的感覺。仿佛一生尋尋覓覓、不知所以，最後終於豁然開朗。」

「師尊，靈魂是什麼？」艾達文問道。

「我不知道。」阿卡拉特說道。「但我確實能感受到靈魂的存在。」

「靈魂是不是和聖光一樣？」古伊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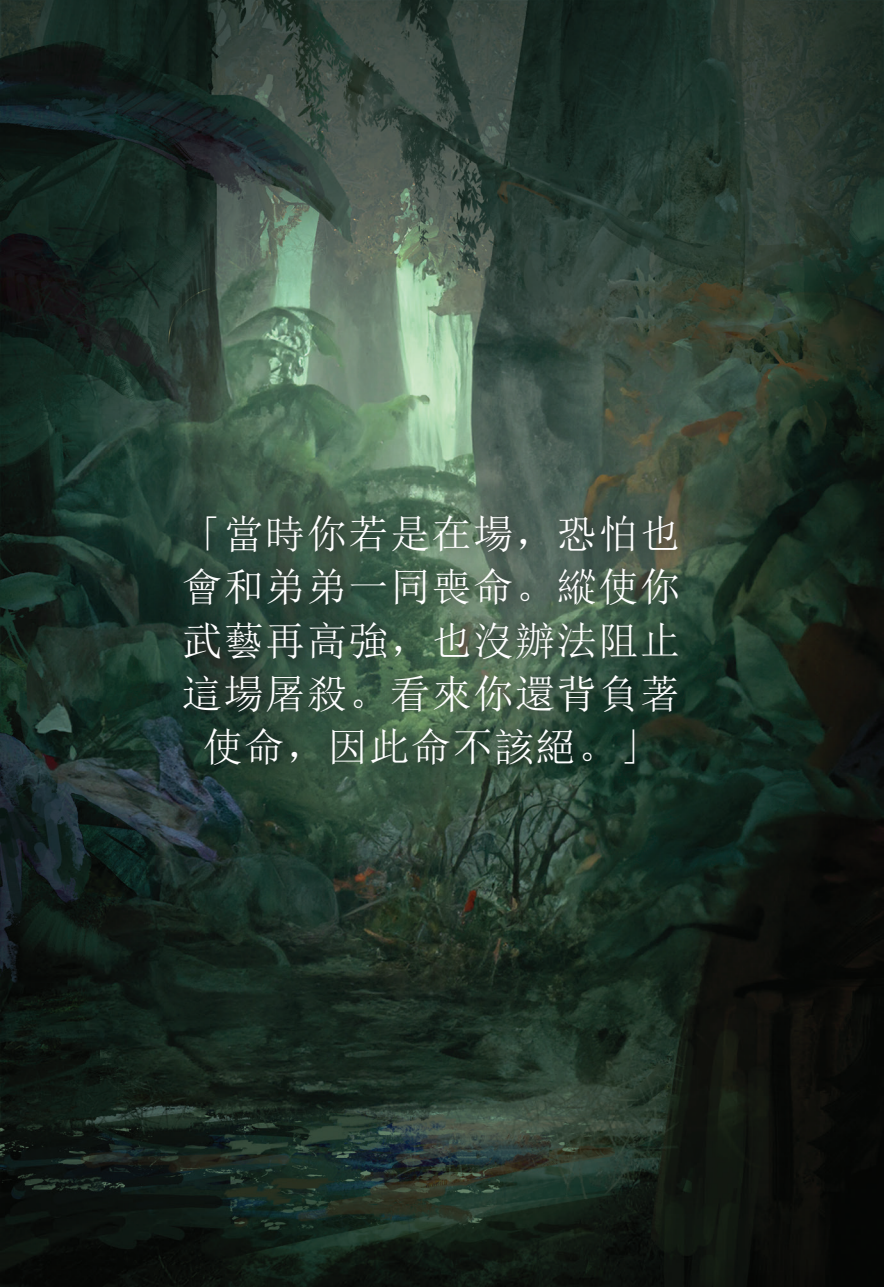
「恐怕不是這樣。」阿卡拉特說。「應該說聖光開了我的眼，讓我見識到靈魂。」

他們繼續尋找圖賽加的弟弟，最後來到了一處孤宅。圖賽加本打算詢問裡頭的居民知不知道他弟弟的下落。他驚覺問了也是白問，因為這裡的人不久前都遭到殺害了。他們破碎的屍體三兩成堆，成群蒼蠅在上頭飛舞。地上灑滿鮮血。伊斯塔貝拉屈膝查看一名孩童的屍塊，不禁哭出聲來。眾人為此處的悽慘景況震懾，許久都說不出話來。而圖賽加在屍首之間找到了弟弟。他的眼睛被挖出來，耳鼻從臉上分了家，但圖賽加還是從屍體脖子上戴著的串珠認出他來。阿卡拉特和門徒協助圖賽加湊齊屍身，將亡者的遺骸投入火堆，就此送他們一程。

「圖賽加，我對於你的悲慟深感遺憾。」阿卡拉特說。

接著伊斯塔貝拉開口道：「都是我們害的。你如果沒有來幫我們，而是找到這裡的話，說不定就能救到人了。」

圖賽加搖搖頭。「如果發現你們的是我弟弟，他肯定也



「當時你若是在場，恐怕也會和弟弟一同喪命。縱使你武藝再高強，也沒辦法阻止這場屠殺。看來你還背負著使命，因此命不該絕。」



會做出同樣的選擇。能為族人奮戰而死，那也不枉此生了。」

古伊拉為亡者感到憤恨不平，於是說道：「如果這裡的人民能夠施展聖光之力，也許就能活下來了。」

但阿卡拉特隨即出言安撫：「聖光沒辦法消除世上所有的苦難和死亡。聖光沒有這等大能，我們追尋聖光也不是為了這個目的。」接著他轉向圖賽加說道：「當時你若是在場，恐怕也會和弟弟一同喪命。縱使你武藝再高強，也沒辦法阻止這場屠殺。看來你還背負著使命，因此命不該絕。」

「什麼使命？」圖賽加問。

「我們來此是為了祛除附著在納漢圖的腐化。」阿卡拉特說道。「我相信你可以幫助我們達成使命。」

「可能嗎？」圖賽加問。「你憑什麼對抗邪惡？」

「我誰也不是。」阿卡拉特說。

於是阿卡拉特教導圖賽加認識聖光，並請圖賽加帶他去親眼見證孳生腐化的其中一處惡魔種子所在地。接著阿卡拉特和眾門徒施展聖光照耀盤根錯節的憎恨種子，就連其中埋藏的極惡也無法承受這等威力。隨著鬚根逐漸凋敝，種子不復存在。在場親眼見證的圖賽加成為了阿卡拉特的第五位門徒，而後便引領阿卡拉特一行人繼續尋找叢林中的其他憎恨種子。他們共同面臨無數凶險，捱過重重磨難，歷經千辛萬苦，這些自是不在話下。

漸漸地，在聖光的眷顧和阿卡拉特門徒一行人的奔走之下，納漢圖的一小部分開始痊癒。關於這場奇蹟的消息傳回了卡爾蒂姆，許久以來商人們頭一次將目光投向南方，重新打量起叢林的豐饒富庶。後來有一名出身豪門的年輕貴族不遠千里，前來進行貿易。此行並非出於自願，而是為了履行職責，走上旁人代為規劃的人生。儘管如此，這名青年仍懷著一顆慈愛、好奇和熱忱的心靈，在聽聞了阿卡拉特的事蹟後便找上門來，踏上了聖光指引的道路。



「你叫什麼名字？」阿卡拉特問道。

「我叫賈林。」青年回答。

在聖光的照耀之下，阿卡拉特一眼看穿了賈林的處境。「你就像困在籠裡的隼鷹。」他說。「本該翱翔於天上，奈何有翅難伸。你想要自由嗎？」

阿卡拉特的真知灼見令賈林愣了半晌，隨即泣淚說道：「你怎麼知道的，我們明明非親非故，甚至就連我自己都不瞭解自己？」

「在聖光之下，沒有什麼非親非故。」阿卡拉特說道。

「你能放我自由嗎？」賈林問。

「不。」阿卡拉特說。「你確實是籠中之鳥，但你同時也是獄卒。我沒辦法還你自由，因為鑰匙其實握在你手上。」

賈林問道：「我到底該怎麼辦？」

「答案藏在你的心中。」阿卡拉特答道。他伸出手蓋住青年的雙目，在這一片黑暗之中賈林首次看見了聖光，從此大開眼界。

此後賈林轉身離開商場，成為阿卡拉特的第六位、同時也是最年輕的門徒。一行人夙夜匪懈治癒納漢圖，終於所有水域都恢復往昔的清澈，樹上結出的果實由苦轉甜，飛禽走獸再次回到安居的樂土。風雨洗淨了惡毒的腐敗臭氣，自然生死的芬芳再次飄散空中，伴隨著悠揚婉轉的鳥鳴。

每到傍晚，圖賽加都會站在門前大口吐息，享受那股清新甘甜。有天晚上他開口說道：「以前我曾經懷疑古老的故事是否屬實。曾經我很難相信故事中描繪的大地是否真的存在。現在我知道祖先果然沒有騙人。終於，我們的納漢圖變回了故事中的模樣。終於，夢中的納漢圖在我醒來後仍然安在，我再也不用害怕夢醒時分。」

阿卡拉特真心為圖賽加感到高興，但他的心中卻隱隱藏著一股憂慮，彷彿看不見的宿敵仍陰魂不散，而他也明白如

此的極惡絕不會輕易罷休。他曉悟到自己的志業仍未完成。

「納漢圖是無價之寶。」他對門徒說。「對我個人來說，更是無可取代的寶貝。這裡還有好多我們可以學到的東西，是聖休亞瑞其他地方都教不來的。但想要體悟宏大的真理，我們首先必須證明資格。」

這項迎面而來的挑戰令眾門徒心生猶疑。他們並不懷疑聖光，而是質疑自己。

古伊拉說：「我來自卡基斯坦的沙漠。恐怕納漢圖是不會承認我的吧，畢竟我的家人與此地毫無瓜葛。」

阿卡拉特回道：「所謂家人並不侷限於血脈。家園也不僅僅是遮風避雨的地方。相處起來最像家人的人就是家人，而家園就是有家人在的地方。你就是我的家人，古伊拉。而我正好是納漢圖人。」

接著伊斯塔貝拉問道：「還有什麼秘密是我們沒有揭開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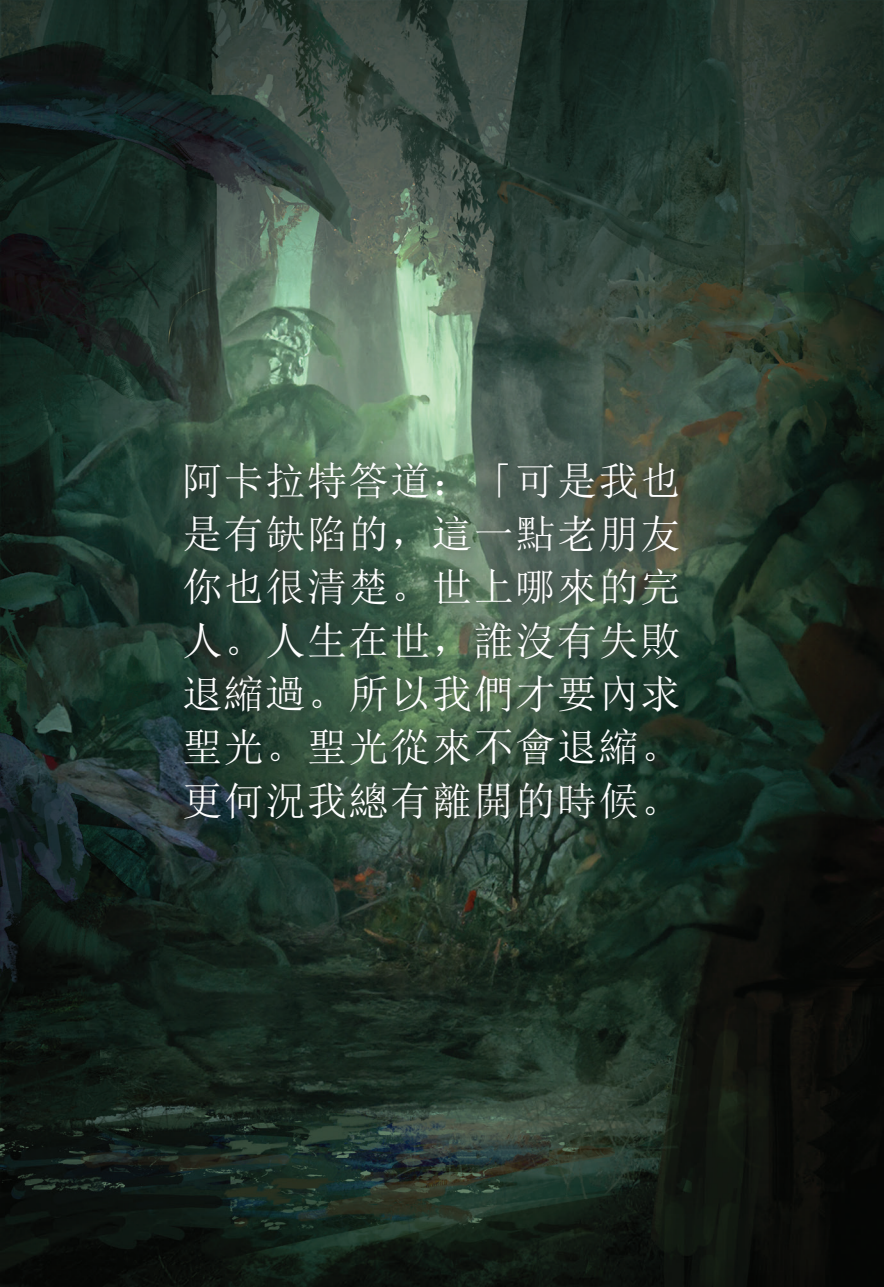
「納漢圖從不藏私。」阿卡拉特答道。「只有還沒有準備打開眼睛的人才看不到真理。「伊斯塔貝拉，所謂體悟真理並不是像偷師那樣，真理本身就是贈禮。」

艾達文繼續問道：「師尊，我將我們一路以來的足跡都記錄下來了。我們至今仍未探索極南之處。該不會我們尋覓的真理就該往那裡去找。」

阿卡拉特答道：「你繪製的精美地圖其實只記錄了你至今所相信的一切。新的真理沒有辦法這樣找到。我們必須聽從內心的指引迎向聖光，因為聖光終將揭露一切真理。」

圖賽加接著說道：「在你們到來以前，我沒有拯救納漢圖的力量。任憑我再怎麼努力都是徒然。為什麼如今大地就願意相信我了？」

阿卡拉特回答：「正如同再微弱的燭光都和太陽一樣綻放出光明，最輕微的善意也是出自於和最偉大的犧牲一樣的愛心。聖光就是聖光，圖賽加。是你心中的聖光讓你脫胎換



阿卡拉特答道：「可是我也是有缺陷的，這一點老朋友你也很清楚。世上哪來的完人。人生在世，誰沒有失敗退縮過。所以我們才要內求聖光。聖光從來不會退縮。更何況我總有離開的時候。」

骨。」

於是賈林開口了：「你們有智慧多了，也比我堅強許多。相較之下，我在聖光面前不過像個小孩一樣。我還不夠格。」

阿卡拉特答道：「兩顆橡實落在林子裡。其中一顆落在溪邊，周圍陽光普照。它輕輕鬆鬆紮根並汲取營養，開始成長茁壯。另一顆橡實落在堅硬的地面，埋沒在其他老樹的樹蔭下。為了吸收水分，它必須極力向下紮根。為了照到陽光，它必須拚命尋找空隙。後來有一天，一場強風暴雪襲來。賈林，你告訴我，哪一棵樹比較能耐得住風暴呢？」

「第二棵。」賈林說道。

「正是如此。」阿卡拉特說。「玉不琢不成器，真金還需火煉。你生下來時就像第一顆橡實，但後來你選擇了第二顆橡實的路。你只是還不知道自己的能耐，千萬不要妄自菲薄。」

然後伊絲維特對阿卡拉特說：「有你在，一切就有希望。只要你繼續帶領我們，我們就能證明自己。」

阿卡拉特答道：「可是我也是有缺陷的，這一點老朋友你也很清楚。世上哪來的完人。人生在世，誰沒有失敗退縮過。所以我們才要內求聖光。聖光從來不會退縮。更何況我總有離開的時候。伊絲維特你也是。人終有一死，但內心的聖光永遠常在。」

在這番醍醐灌頂後，眾門徒懷著煥然一新的心情繼續跟隨阿卡拉特。他們整整齋戒了八天，靜聽內心的聖光。到了第九天一行人前進叢林，跟隨心中湧現的指引，如同沿河溯源那般。他們來到了一處不曾在艾達文的地圖中記載的雨林空地。在我們的故事中那片林地稱為納漢圖的贈禮，須以感佩之情待之。其中的經過只有魂靈師知曉，絕不可外傳。因為這一切太過於神聖難解，無論是再強烈的措辭、再宏大的文句都難以臨摹，一訴諸言語便失了真意。

在此最多只能透露，阿卡拉特歷經長久冥想和反思，發現了一個有別於紅塵俗世的魂靈之境。打從他來到納漢圖之時，魂靈之境便與他同在，但直到這一刻他才真正看清。阿卡拉特是第一個踏入境界的人。

魂靈之境既是地方又不是地方，既不存在卻無所不在。他遇到了各式各樣的花草禽獸。有些生物的外貌是阿卡拉特所熟知的。有些則狀似古怪，乍看之下還能看出原型，但此後便長成超脫肉體凡胎的樣貌。此處奇險的瑰麗令阿卡拉特驚奇不已。他流連忘返，這才猛地醒悟過來。他擔心永遠迷失在此處，無法回到俗世，但聖光為他指出歸途。回到納漢圖的林地後，他將所見所聞全盤托出。眾門徒頓時難以心領神會。

「魂靈之境是在聖休亞瑞的某一處嗎？」伊斯塔貝拉問道。

阿卡拉特尋思良久，方才回答。「我覺得說魂靈之境是聖休亞瑞的一部分，就像說雙子海是艾斯圖爾的一部分。大地和海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卻又大相逕庭。」

「哪一個比較早出現？」艾達文問道。「是肉身還是靈魂？聖休亞瑞和魂靈之境誰先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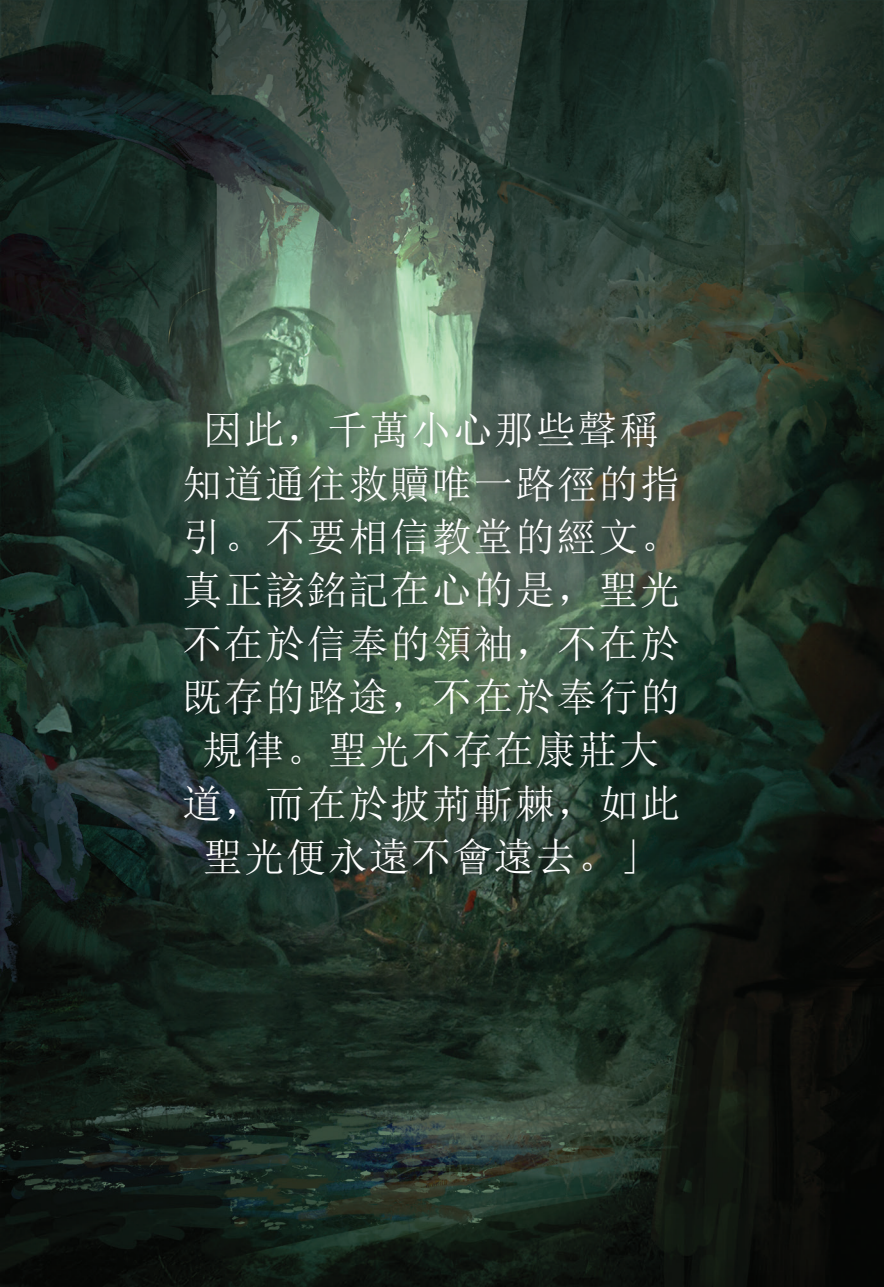
阿卡拉特聳聳肩。「是海洋包圍陸地，還是陸地隔絕海洋？我只知道不管在海上還是在陸上，聖光都同樣綻放光明。」

「魂靈之境存在多久了，而我們一直都沒發現？」圖賽加問。

阿卡拉特回答他：「可能從聖休亞瑞創世以來就存在了。也有可能是後來才出現的。我只知道魂靈之境非常古老，就和海洋一樣遼闊深邃，危機四伏。」

門徒們希望能親自一探究竟。阿卡拉特教導他們方法，於是一行人在魂靈之境中度過了一段時日。門徒學到的知識後來成為了魂靈師的基礎，但他們當時一心一意探索新知，



A dark, atmospheric forest scene with a path leading towards a bright light source in the distance. The scene is filled with large, dark green leaves and thick tree trunks,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ystery. The light source is a bright, glowing area in the background, possibly a clearing or a cave entrance, which illuminates the surrounding foliage and creates a strong contrast with the dark foreground. The overall mood is one of hope and discovery in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因此，千萬小心那些聲稱知道通往救贖唯一路徑的指引。不要相信教堂的經文。真正該銘記在心的是，聖光不在於信奉的領袖，不在於既存的路途，不在於奉行的規律。聖光不存在康莊大道，而在於披荊斬棘，如此聖光便永遠不會遠去。」



渾然不覺邪惡悄悄捲土重來。在叢林的最深處，憎恨種子再度萌芽。

打從阿卡拉特初訪魂靈之境，他時常自問聖光引導他踏入此處的原因，以及有何使命在等著他。隨著時間過去，他逐漸認識守護境界的偉大存在，並向祂們學到了許多智慧。魂靈之中最為崇高的當屬阿布蘭，有一天祂向阿卡拉特提出警告。

阿布蘭透露腐化回到了阿卡拉特的故鄉，除非阿卡拉特斬除根源，否則憎恨種子的孳長將永無止境。聽聞這番警訊後，長久盤據於阿卡拉特內心深處的宿敵就此露出真面目，他終於領悟人生最後的使命。他向阿布蘭道謝，但並未向門徒透露隻字片語。他指示門徒在魂靈之境和聖休亞瑞修築聖光墓室，這座堡壘將阻絕邪惡，為追尋聖光的信徒提供庇護和安寧。

在墓室落成前夕，阿卡拉特召集門徒舉辦慶宴。席間眾人高聲歌唱，曲調間充滿聖光。他們翩翩起舞，聖光從頭到腳充盈體內。他們說起故事，紀念一齊度過的時光。阿卡拉特站在門徒面前看著，心中滿懷慈愛和歡喜。他發出的光采如寶石耀眼，於是說出了最後的辭別之句。

「我親愛的朋友。因為你們心中的聖光，我才能發現自己內心的聖光。我們同心同念。就算以後各奔東西，要知道你們與我同在，而我也與你們同在，什麼也無法打破聖光締結的緣分。但只要稍有不慎，有一股力量卻有可能使我們決裂，那就是憎恨的力量。今晚我們慶祝大家的成就，但要記得戰勝邪惡只是一時的，所以你們務必時刻警惕。記住最堅硬的鋼鐵也會生鏽，最堅強的心靈也會孳生憎恨。假以時日，憎恨將腐化最高潔的善意，打破最緊密的情誼，將真理的道途導向黑暗。安巴魯族很清楚叢林能將道路埋沒，卡爾蒂姆的商人也明白坦途可以轉眼化為黃沙的道理。因此，千萬小心那些聲稱知道通往救贖唯一路徑的指引。不要相信教

堂的經文。真正該銘記在心的是，聖光不在於信奉的領袖，不在於既存的路途，不在於奉行的規律。聖光不存在康莊大道，而在於披荊斬棘，如此聖光便永遠不會遠去。」

阿卡拉特的話語令伊絲維特惴惴不安。「你說得好像要離開我們了。」

阿卡拉特擁抱她並說道：「生死無常，人生難料。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成為遺言，每次別離都有可能再難相見。」

門徒們不敢想像沒有阿卡拉特的日子，於是他們強將憂慮藏在心中，繼續載歌載舞。但伊絲維特關懷摯友之深，根本無心作樂。是夜她密切留意阿卡拉特，見他在黎明前起身並孤身走入雨林，便跟在後頭打探他的一舉一動。

阿卡拉特來到憎恨種子捲土重來的地方，只見種子所及之處，全都變回了他和門徒乍到納漢圖所見的慘況。一切的醜惡，皆肇因於遠處一座地獄湧泉流出的漆黑毒水。

阿卡拉特再次祛除憎恨種子，淨化這片大地。伊絲維特本想不顧跟蹤一事曝光，正打算出手相助，但眼見他聖光充沛，自己顯然是白白操心。當被毒水逼瘋的叢林動物撲向阿卡拉特，伊絲維特差點就要衝上前助陣了，但他仍從容不迫。不分蟒蛇、飛鳥、還是龐大的巨猩，阿卡拉特一律不還擊，而是以聖光治療生病的動物。於是伊絲維特繼續隱藏身形，只能不甘不願地放他一人獨闖密林，為自己的行徑感到羞愧。

叢林愈發茂密。腐化愈發強烈。伊絲維特吸入的空氣滿是灼燒口舌的憎恨氣息。那股邪惡幾乎就要壓垮她的身心靈。她差一點就要落荒而逃，但她心念聖光，重拾勇氣。她跟在阿卡拉特身後，看著她進入一座黑暗的洞窟，心知詛咒納漢圖的罪魁禍首就藏在其中。縱使阿卡拉特神功蓋世，她仍擔憂不已。她從未感受過如此深沉的邪惡。她的心靈從未接觸過如此熱切的憎恨。憎恨從她周遭的腐化湧出，深重到

足以吞噬整座叢林。

在那洞窟中，阿卡拉特和狼終於相遇。倘若那是一頭尋常的狼，他二話不說便會出手治癒。但他面前的狼虛有其表，只不過是披著狼皮行動發聲的惡魔。它的話音剝肉刺骨，令伊絲維特痛苦不堪。劇烈的痛楚令她動彈不得、難以言語，但仍比不上無法與阿卡拉特同生共死的傷痛。許多人相信由於有聖光支撐到最後，她才得以活下來見證阿卡拉特慷慨捐軀。

據說阿卡拉特和狼之間的惡戰，連大地都為之動搖。這場驚天對決震撼了納漢圖全境。林木傾倒、河流改道，飛禽走獸嗚嗚瑟縮。儘管阿卡拉特使出渾身解數，但他以凡人之軀面對如此凶煞，心裡隱然明白自己走到了盡頭。激戰持續進行，他逐漸感受到肉體凡胎無可避免的疲累，開始在四肢累積。與其奮戰至死而讓宿敵揚長而去，阿卡拉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結束這場戰鬥。他賣了個破綻，心知餓壞的狼定會張口咬來。狼這一下咬得過深，反讓阿卡拉特趁機將它抱住，一時無法掙脫。阿卡拉特釋放出全身全靈的聖光，綻放出嫉惡如仇的天威輝煌，宛如天上的太陽親自降臨洞中。

狼放聲怒號。狼烈焰灼身。聖光穿透了表面的毛皮，將它的骨肉烙成薪燼。氣力放盡的阿卡拉特再也無法拘束住狼，於是只得放手。惡魔旋即遁入洞窟深處，頭也不回地下探至隧道盡頭，回到它原來的歸處。狼從未嘗過這等苦楚。狼從未嘗過這等恐懼。狼會永遠記得，並將這份記憶化為養分，催生出惦記著阿卡拉特和納漢圖的憎恨。

伊絲維特連忙奔至阿卡拉特身旁，跪地將他擁入懷中，淚水滴落他的臉龐。他連開口說話的力氣都不剩下，但既然在最後一刻見到了摯友，便欣喜地含笑而終。

伊絲維特將他的遺體帶出叢林，沒有一句哀悼之詞能夠撫平眾門徒的哀慟。

「是我辜負了他。」伊絲維特說。

「我們都辜負了他。」伊斯塔貝拉說道。

「我相信不是這樣。」賈林說。「我和你們一樣敬愛他，儘管時間沒有像你們那樣長久。如果我們就這樣白白讓他犧牲了，那才是真正辜負了他。」

「我們該怎麼紀念他？」艾達文問道。

古伊拉回答：「阿卡拉特已經不在了，他的使命便由我們繼承。我們一定要讓所有人都認識真理，得到聖光的庇佑。」

「對。」賈林說。「我們一定要把他的教誨一五一十寫下來，這樣才能傳達他的福音。」

這番話令伊絲維特勃然大怒。「你要我們撰寫經文？你是昨晚喝茫了嗎？你忘了他是怎麼教導我們的？聖光之道不存在康莊大道，而在於披荊斬棘。」

「你想清楚一點。」伊斯塔貝拉說道。「我們才六個人，要怎麼教導全聖休亞瑞？」

圖賽加接著說道：「我們納漢圖人一向仰賴自古流傳的民間故事忠實記述真理，如此代代相傳下來。」

「如此甚好。」賈林說道。「我們透過故事、傳說、繪畫和歌謠記載阿卡拉特的真實事蹟和教誨，如同乘風的種子般流傳到各地。」

伊絲維特仍未讓步，她說道：「世上沒有純然無垢、不怕憎恨腐化的事物，除了聖光本身。」

「沒錯」。古伊拉說。「所以我們一定要事事秉持著聖光而行，守護聖光免受腐化。」

伊斯塔貝拉、艾達文和圖賽加都同意古伊拉和賈林的意見。於是伊絲維特縱有疑慮，也只得暫且作罷。眾門徒一起打點阿卡拉特的遺體，為他清洗傷口和著衣打扮。伊絲維特想起阿卡拉特母親的玉雕，打算讓他握在手裡踏上最後一程。但她遍尋不著，恐怕雕像是在最終血戰之際遺落在叢林裡了。

「我們把她的遺體安置在聖光墓室裡吧。」伊絲維特說。「這樣就不怕膽大妄為之徒前來滋擾了。」

於是門徒們將阿卡拉特的遺體帶往魂靈之境，一起為他完成聖光墓室最後的建造工作。伊斯塔貝拉布置了精妙的防衛措施鎮守他的墓室。事成之後，門徒一一致上臨別之詞。由於沒有第三者在場，就連魂靈師也不知道辭別的內容。伊絲維特獨自沉浸在哀傷終許久，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於是他們封住阿卡拉特的安息之地，他便這麼靜靜地躺在聖光墓室之中，遠離一切腐化和衰敗。

阿卡拉特來到納漢圖的故事到此結束。我允許這段故事書寫下來，儘管這麼做違背了阿卡拉特的意願，但卻又有其必要。如此是因為謊言已經化為文字了。如果紙筆和言語變成了戰場，真理絕不能怯於交鋒。你們可聽清楚了，鋪陳聖光坦途、卻又假奉阿卡拉特的名義圖謀私利的毛賊？現在還猶時未晚，還來得及回頭。縱使憎恨纏身，心中的聖光也不會消散。聽從聖光，踏上正途吧。